

## 第二届“促进东北亚历史共同认识” 学术讨论会在日本新 召开

江 仁

---

今年7月14至15日,在古厩忠夫教授(“环日本研究会”会长、原新大学人文学部部长)的倡导下,召开了第二届“促进东北亚历史共同认识”学术讨论会。古厩忠夫教授明确提出,这次会议就是针对日本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在国际上引起的风波问题。在召开会议的呼吁信中他说:

众所周知,今年4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经文部科学省通过,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该教科书的序言称由于不可能严密地、准确地把握过去的历史事实,所以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了解过去的历史事实,而是了解过去的人们是如何思考的。于是,该教科书美化过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全文刊载天皇的教育敕语(对照性地批判现行的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引用特攻队员的遗书强调他们对国家的献身精神;否定“大东亚战争”是侵略战争;将“大东亚会议”专门写了一页,强调日本培育东南亚人民的独立的理想和勇气。总之,这是一本被公认为充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气味的教科书。

古厩忠夫先生认为“编纂会”的教科书不尊重历史事实,凭作者自己的感情和意识,鼓吹本国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因此受到中国、韩国及亚洲许多国家的批评,这对于建立历史的共同认识是极大的障碍。结合中日两国在建立历史共同认识上的问题,古

## 厩先生建议：

促进历史的共同认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需要我们进行积极的努力。是否可以日本海周围的各国为目标，就历史问题逐一通过交流和对话达到互相理解，建立基本的共同认识？我们这一地区的各国有不同的特点，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而且有长期的敌对和隔绝的历史，促进历史的共同认识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是否可以从自己开始将这一工作做起来呢？

第二届“促进东北亚历史共同认识”学术讨论会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召开的。在会议上应邀做大会报告的有：

韩国仁荷大学副教授李启煌：《记忆的捏造与暗杀》；中国辽宁档案馆副馆长赵焕林：《中国东北沦陷时期的教育》；中国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步平：《面向 21 世纪的中日相互理解与历史认识》；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研究所斯拉文斯基：《二战中苏联对日作战问题》；突尼斯驻日本大使汉纳西：《封闭的空间——地中海》；日本上越大学教授浅仓有子：《日本与韩国博物馆展览与历史认识》；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副教授鹿锡俊：《日中战争前夜军部的对华政策》；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吴文星：《关于台湾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日本敬和学园大学教授田中利幸：《加害与被害——谋求历史的共同认识》。

从以上报告的题目上看，似乎只有部分题目与建立历史的共同认识有关，但实际上，每篇文章都在不同的角度对建立历史共同认识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和说明。这里对专门涉及到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教科书问题的文章做一介绍。

韩国仁荷大学副教授李启煌结合自己的体验指出，过去在朴政熙政权下，历史教育被作为政府强化政权的工具，违背历史事实进行宣传。而“编纂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也是强调以日本国家为

主体,歪曲事实,以历史教育为名借机进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宣传。他批评“编纂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称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故事”的谬论,认为在那样的思想指导下,历史教科书不可能向国民提供正确的历史事实,只能造成对历史的“捏造和暗杀”。

中国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步平指出:中日间的地理距离虽然很近,但是心理距离仍然很远,其重要原因固然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两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但是,相对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两国间发生战争的时间并不长,而欧洲国家虽然有相当长的战争交恶的历史,这些年却实现了和解。他认为主要的原因还是战后关于战争历史责任的认识差异问题。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竭力否认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致使战争造成的伤害至今不能治愈。而编纂会的教科书实际是在没有治愈的伤口上撒盐,更加损坏了中日关系的基础。他结合上一年在新

大学给日本学生教授日本侵华历史后学生们的积极反映,着重分析了中日历史认识中“感情记忆”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中日两国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导致对战争问题的“感情记忆”有差异。只有使双方互相了解和理解各自的历史认识,并进行交流和讨论,才能逐步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政治家和学者本来应当为促进相互理解与交流起积极的作用,但是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和编纂会的历史教科书却相反,至今仍然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历史证明: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日本很容易向超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转化,从而走向战争。因此,对编纂会的教科书的危险性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日本敬和学园大学教授田中利幸在澳大利亚大学工作了近20年,刚刚回到日本。他结合国外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认识,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强迫征用“从军慰安妇”问题为例,从战争的被害与加害认识问题入手分析了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的难度与必要

性。他认为:日本是对亚洲各国有战争加害责任的国家,与战争的被害国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一方面需要了解过去的历史事实,同时还要有对未来的积极态度。他指出:自由主义史观把对战争责任的反省批评为“自虐”,推崇战争时期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是对建立历史共同认识的障碍。

在上述报告后,来自各地的听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数听众认为有必要在东北亚以至亚洲和世界对重大的历史问题建立共同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有对立认识的问题,如战争责任的问题,应当有对话和讨论的环境和相互理解的动机。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虽然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政治色彩,总的来看气氛是平和的,但是绝大多数的发言对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和编纂会的教科书持批评的态度。当地教育工会的代表向会议报告说,教育工会正在各地积极地活动,努力阻止各地的教育委员会选择编纂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新县共分为14个教科书的选择区,目前属于新市的两个选择区已经明确表示不会选择编纂会的教科书,其他的12个区将来选择那一歪曲历史事实教科书的比率有可能是“零”。他的发言激起了会场上热烈的掌声。

(作者江仁,1948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荣维木)